

# 南水北调“守井人”



陈新才

丹江口水库的水,是带着记忆的。它静静地躺在鄂西北的群山之间,不仅映照着天空的云影,也倒映着一方土地为水而变、因水而兴的岁月。我工作后在濒临汉江的郧阳城安了家,从此枕着涛声入眠。晨光熹微时,常被江上“哗啦”的推船声唤醒——那是早起的“守井人”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,浩渺的水面连接着远山。邻居王大伯,曾是在这库区养了半辈子鱼的把式。他总爱说起当年:上百口网箱连成片,像是水上耕出的田垄。一网撒开,捞起的是全家生计,也是郧阳人依水而居的烟火年月。

改变,始于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,丹江口水库成了核心水源区。一库清水,自此要滋养北

方。“大水缸”必须清澈见底,这成了铁律。王大伯说,得知消息那夜,他在岸边蹲到天亮。“咱守着这口井,就得让远方的人喝上放心水。”他踩灭烟头,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。

拆网箱,只是这场深刻变革的开端。更大的奉献,早已写进群山的历史。为保障水库水质与库容,古老的郧阳城经历了搬迁,良田、家园与企业沉入水底。我拜访过老移民,听他们讲述;离开祖屋时,最后带走的是门楣上一张褪色的平安符,是院角一坛封存的老酒。故土沉入碧波,乡愁化作守望。

江还是那条江,库还是那片库,郧阳人却换了活法。他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朴素而光荣的名字——“守井人”。

老肖也是其中之一。曾经的捕鱼好手,如今是清漂队长。每天最早划破库区宁静的,总是他的小船。盛夏,甲板炙热,汗水在救生衣下汇成细流;严冬,寒风刺骨,冰水时常溅透衣裳。他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的手,稳稳握着捞杆。问他苦吗?他正专注地打捞一片漂浮物,头也不抬:“看看这水,值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但见碧波万顷,澄澈如镜。

在郧阳,像老肖这样的人,早已汇聚成集

体群像。数十支党员护水队、民间志愿队的旗帜,常年飘扬在库岸。他们巡护、清理、宣传,数万人次的默默付出,共同托举起水源区的洁净。

护水,从责任内化为本能。政协委员牵头的“小草义工”队里,有小学生,有白发老人,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,人人都是“守井”兵。一个孩子曾捡到库边的漂流瓶,里面小纸条上稚嫩的笔迹写着:“北方的小朋友,你喝到的水,是从我家乡流过去的。”这份纯净的牵挂,让人动容。

这更是一场众志成城守护。郧阳与周边地区、与受水地北京紧密携手,跨区域协作机制不断健全,“京堰同心护水”的佳话频传。关停并转高耗水或可能影响水质的企业,壮士断腕;发展生态农业、绿色产业,转型重生。库区周边的山峦愈发葱郁,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桃花水母在清澈的水湾中重现,成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。

科技,为这份质朴的守护插上翅膀。智慧水务平台上,数百个监测点实时守护;无人机巡飞,勾勒出青山绿水的画卷。指挥中心里,值班员时刻紧盯屏幕。一次深夜数据异常警报,应急队伍迅速出动——查明原是成

群的库区水鸟游过所致。“虚惊一场,但一刻也不敢大意。”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警惕,守住了水质的稳稳达标。

如今的郧阳,探索着保护与发展的新路。农技专家带领乡亲们发展有机茶园、生态果园,“不仅要让水流出去,还要让水更甘甜”。王大伯的“渔家乐”里,地道的汉江鱼和新鲜蔬菜,吸引着远客。他总爱指着窗外浩渺的水面对北方来的朋友说:“这水,甜着呢。就是从我们这儿,一路送到北方的。”

去年深秋,我在库边又遇老肖。他正带着小孙子辨认水鸟。孩子仰头问:“爷爷,这水真的能流到北京吗?”老肖望向水天一色的远方,目光悠远:“能。”

暮色渐染,库水宁静,无言北去。岸边的路灯渐次亮起,柔和的光晕洒在巡库人日复一日行走的小径上。

他们的身影,连同这绵延的青山、无边的碧水,构成一幅永恒的画卷。

守井,于郧阳人而言,早已超越具体的劳作。它是一种融进血脉的自觉,一种写入大地的承诺——如同库岸扎根深处的树木,执着地守望着这口“生命之井”,清流永续,福泽绵长。

## 书房里的骑手

萧正清

冬日的清晨6点,路灯还未熄灭,温州城浸在青灰色的薄雾里。我晨跑的脚步声,一下一下,叩着尚未醒来的街道。每次路过街角,我总会慢下脚步——那间“城市书房”的灯,在清冷的晨雾里亮着。透过玻璃,能看见一个身影,微微弓着背,埋首在桌前。这成了我晨跑路线上一个固定的、温暖的坐标。

每次我跑过这里,心头都漫过同样的疑问:他是谁?备考的学生,抑或贪恋此处清静的失眠人?这疑问在日复一日的路途中悄然堆积,终于有一天,我推开了那扇门。轻微的响动让他应声抬起了头。我的目光迎上一张30多岁男子的脸,平和,甚至有些腼腆。而他手边那顶黄色头盔、椅背上搭着的脏黄色外套,已悄悄说出了他的身份。

“早啊,小哥!”我轻声打了个招呼,也跟他有了简短的交谈。他姓陈,确实是一名外卖骑手,和家人租住在附近。选择清晨来到这里,原因也很简单:孩子上小学,妻子也要上班,他怕翻书的声音、柏台灯的光亮扰了家人的睡眠。于是,他几乎每天6点准时来到这间24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。“这里安静,亮堂,书也多。”他笑了笑,手指轻轻抚过面前摊开的书。旁边有个笔记本,字迹工工整整,抄录着些句子。他说,7点之后,手机上线,系统就会派单,他就要变作那个在车流中穿梭的骑手。

我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,在他不远处坐下。屋里再无人语,只有偶尔翻动书页的轻响。这寂静并不空洞,反被一种饱满的安宁充满。

7点了。他合上书,放归书架,收起笔记本。这时,他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忽然亮起,一声短促的电子提示音格外清晰:“您有新的外卖订单。”他拿起手机,指尖轻划,目光扫过信息,眉宇间添了几分整装待发的干练。

他穿上那件明黄色的外套,戴好头盔。推门离去前,他回头朝我点了点头:“走啦,接单去了!”我透过玻璃,目送他发动电动车。只一瞬,那抹明亮的黄色便轻巧地拐出路口,融入那晨曦微露的、渐渐流动起来的街巷中。

晨跑依旧,城市如常。只是我的脚步里,多了一份笃定。我知道,在这庞大都市的某个角落,总有一盏灯,是为早醒的灵魂亮着的。也总有人,在生活交付给他的角色之外,始终为自己守护着一片宁静的疆土——那里不为生计奔忙,不为时间所驱,只安放那颗在尘世中依然眺望远方的心。

## 垂钓是一种情结

张孚

我喜欢钓鱼,是有原因的。与钓友们结伴一起去野钓,沿途都是风景。村落人烟,水田畦麦,一片葱茏可爱。守着钓竿,坐在湖畔,细草茸茸,湖光献碧,心情顿时万般舒畅。

凡恋钓者,无论外貌还是性格,都非常突出。一是:肤色黝黑。特别是夏秋两季,由于长期日晒,裸露的肤色,都像铁一样;二是:能吃苦。不怕跋山涉水,不怕蚊虫叮咬。渴也耐得,饥也忍得,热也熬得,冷也受得。三是:有毅力。这些人都是属柳枝的,一坐下就生根,不管上鱼不上鱼,一钓就是一天。四是:说话幽默。有一个钓友,每次表述他的收获时说法都不同。有一次他只钓到了一条鱼,却自豪地告诉我:“今天,我钓了六斤。”另一次,他钓了不到两斤鱼,仍旧自豪地对我说:“今天,我钓了十五条!”

垂钓是一种情结。情之所系,能让人忘记疲劳,即使五更起,半夜睡,也心甘情愿。出征前夜,他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。前半宿拴钩、绕线,收拾渔具,忙得手脚不闲,后半宿躺在床上也睡不着,来回“翻饼”,隔一会儿,拉一回灯,看一回表,就怕误了集合时间。

有人说,把闹钟上好,岂不省事?可是,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想啊,如果深更半夜铃声大振,家人邻居都会被吵醒。自己去钓鱼,让别人也不能睡安稳,忍心吗?我接触的钓友中,有个叫华子的,他采用的办法可谓两全其美。华子每次收拾好钓具,半夜就背起东西赶往集合地点。到了地方,马路边铺上雨衣放倒身子先眯一觉。他这么做,既不影响别人,也绝不会晚点。

垂钓者属于乐天派,但他们也有郁闷的时候。由于太痴迷垂钓,造成一天不摸竿手痒,两天不摸竿心烦,一周不摸竿则酒肉无味。钓友老刘对我说,他如果几天没去钓鱼,晚上做梦准在河边。那浮漂的动作,老喜人了!能让你激动得一跃而起。

垂钓者的生活是浪漫的,一根竿横穿春夏秋冬,每个梦都闪烁着波光浪影。

## 猫友记

杨木华

我即将结婚的儿子买回来一只猫,灰黑的长尾巴猫,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可爱。打开笼门,猫小心翼翼探头看了又看之后,突如离弦之箭射过客厅藏入卧室床下,怎么逗引都不现身,只能用它躲。这家伙,该有个专属名字便于我们呼叫,看它刚才电光火石般奔跑,就叫“闪电”吧!

一个周末午后,我躺在沙发上看书,一直喜欢黏我的闪电,竟然悄无声息了很久。我叫了几声也毫无回应,起身查看。原来,闪电在厨房窗台上,盯着窗外自由翱翔的燕子看得如醉如痴,尖尖的小耳朵竖得笔直。那双琥珀色眼眸里,倒映着蓝天白云与飞鸟。久宅蜗居,原来独处的猫也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
那天晚上回家,守候在门口迎接我的闪电早有预谋,突然蹿出门,一溜烟下楼,躲进别人的车底下不出来。从温柔的呼叫到严厉的呵斥,从零食诱感到武力驱赶,在夜深人静的小区里,搞得我尴尬至极。从那以后,我自然想到了遛猫,想带它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周末晚饭后,我给闪电戴上脖套绳子,关进特意网购来的遛猫大包里,骑上摩托到县城公园。没想到,出笼的闪电与宅家时判若两人——竟胆小如鼠,不敢站立而是匍匐着往草丛或角落钻。我们把收好的太阳伞撑开摆在草地上,猫立即闪电般匍匐到伞下,张嘴大口大口喘气。遛猫的想法就此夭折。

在家中,闪电对我不薄——对我进行“猫疗”。我的老寒腿,一到冬天就像个冰坨坨,买了狗皮护膝,可效果不明显,闪电的到来让我有了新体验。我每天回家在沙发上一坐,拿出手机想玩一下,它立即跳到怀中用头不停地拱手机。放下手机摸摸它的头,它立即安静下来。原来,和闪电的相处,必须一心一意。也就在那天,我发现热乎乎的猫身,正是膝关节梦寐以求的热源。于是,我调整自己的坐姿,让猫身完美蜷伏在两个膝关节之间。猫一卧,温热源源不断抵达我寒凉关节的深处,某些僵硬冰冷,开始缓缓柔和下来。闪电安静蛰伏,那一刻,是真正的岁月静好。

闪电来了一年多,已经成为家庭的一员。就让我们相依相伴,共度猫友岁月吧!

## 时代的弄潮儿

胡金华

众鸟云集,各路设计师南来衔枝筑巢  
多院合一,拧成一艘设计航母  
在上市公司的大海一枝独秀

音乐家用五线谱检验线条的柔美  
设计者拿线条曲直书写江河大地的诗行  
设计院则是线条的集散地与港口  
集装箱式搬走线条图文和心血  
延伸着大禹李冰及都江堰的千秋大梦  
一束光,穿透江河湖泊  
一道网,抱起水系安全  
一根针,绣出美好家园人间锦簇  
一副担,设计人挑在浩瀚的水上远行

水利人,才是高山流水的真知音  
有水的地方,他们是自由的鱼  
找水的地方,他们是高飞的鸟  
有水的需求,就有他们的追求  
谁人扬上善若水的精气神  
让江河将水之利推向海的纵深  
那不是线,是一捆捆铜索  
是时代拧紧千古不羸的水与人心同顺流

龙华设计产业园,设计之都  
深圳,这座产生过奇迹的南方名城  
自由流动的风中有咸有腥  
那是熟悉的大海的味道  
有大海就有赶海人  
向往大海,更立潮头

刘世河

刚来青岛那会儿,为省钱,我和妻子在远离市区的城乡接合部租了两间民房暂时栖身。可不方便的是交通,离最近的一个公交站也得走20分钟的路。幸好胡同口每天都有几辆摩的在那里靠活儿,所以每遇急事或者偶尔睡过了头就常常打摩的应急。

一次,也是眼看上班要迟到,便赶紧打摩的直接到单位。付钱时,一摸口袋才知道早晨因为着急忘了带钱包。正尴尬时,摩的小伙爽快地说:“不要紧,明天再给我吧,我认识你,不怕!”说完,调转头头一溜烟走了。望着小伙子越来越远的背影,我心头一热。

一来二去,我跟他熟悉起来。他叫大龙,老家在聊城,两年前跟着一个亲戚到这里打工,可没想到亲戚骗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就消失了。他没脸回去,就自己找到了一处建筑工地打零工,干了一年后,用辛苦攒下的钱买了这辆摩托车。他说,如果生意好,就把老家的对象也接过来,争取在这里安家。我老家德州的,跟聊城紧挨着,也算是半个老乡

### 湖上风景

2025年12月25日,湖北黄冈,在龙感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工作人员乘巡护艇穿行于粼粼波光中,细致排查栖息地隐患、维护生态环境,确保候鸟安全越冬。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候鸟越冬地,龙感湖近年通过生态修复与常态化巡护,为天鹅、鸿雁、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构筑起安全越冬屏障。

王江 摄/视觉中国

## “的哥”大龙

了。后来每次打摩的,我便都会找他。

到了中秋节,单位发了两箱苹果,我有事外出,便打电话让大龙过来,帮我把苹果载回去。半夜回家,妻子告诉我,那摩的小伙根本就没来送苹果。我想,大概是顾忌天色已晚,怕影响你休息,第二天早晨准送来。可接连两天,都没有见到大龙的影子。我心里便有一点别扭,并不是为那些苹果,而是后悔自己不该这样随便轻信别人。

第四天傍晚,我刚下班走出单位的大门,就看到大龙正焦急地等在那里,摩托车上有两箱苹果。他见了我,脸突然红了,怯怯的样子。原来,那天他载着我的苹果,路上被一辆超载的大货车挂了一下。好在只是腿上擦破了点皮,车胎瘪了,苹果散落一地。他去找那车主索赔,又去修摩托车,所以就耽误了三天。那两箱苹果因为当场丢

了一半,他今天下午特意到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些又填满了。他迅速打开一只箱子,拿出一个苹果,对我说:“你看和你发的是不是一个品种?如果不是,我赔钱,丢多少我赔多少!”我赶紧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:“兄弟,说啥呢?你要是不嫌弃,这苹果咱哥俩一人一箱,就算是我对你受伤的一点慰问吧!”他连连摆着手说:“要不得,要不得!”见我很执着,就不再推辞。

从那以后,我和大龙就成了好朋友,空闲时偶尔还在一起小酌两杯。后来,我在市里买了房子,电话号码也换了,就和大龙渐渐失去了联系。不过,心里偶尔还会想起他。

去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,我去火车站送一个老同学。“大哥!”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大声喊,一回头,正是多年不见的大龙。原来,我搬家以后,他也换了地方。他先是给一

# 建德的香气

吴丽蓉

我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一段视频,那是有一天清晨推门所见的风景——似阴未阴的天空下,是连绵起伏的青山,一条长长的云雾飘于其上。山下的富春江碧波荡漾,船只缓缓移动。鸟鸣声中,卡车突突开过,倒为这世外之地增添了些人间烟火气。

那是11月初,我住进建德山间的一座小木屋里。视频里的景象,每次再见都感觉沁人心脾。但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,视频无法收录气味,我只能依靠记忆去回想。嗅觉平时用得最少,但据说反而是记得最久的感觉。打从建德高铁站一出来,我便闻到空气中浮着一丝清甜的气味。是桂花香!不冲,淡淡的。本地人可能已经

司空见惯,但我久居北方,就觉得,有这香气的陪伴是惊喜。

于是,整个建德之行就被包裹在花香之中。建德地处浙江西部,被新安江、兰江和富春江环抱,常年水汽氤氲,花香里也透着水润的温柔。

从新安江水库大坝底70米深处涌出的江水,常年恒温17摄氏度,夏天的江面上据说会泛起仙气般的白雾——有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诗句为证:“移舟泊烟渚,日暮客愁新。”这两句仿佛还不太熟,后面的两句则脍炙人口: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。”

“野旷”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,因为这两句诗,建德就更加诗情画意起来。

这个江南小城,四时风景各不同。秋意渐浓的时节,与我期而遇的,还有一大片已经收割完的稻田。薄暮时分,稻香袭人。在

田埂上漫步,呼吸到的尽是那饱满的、丰收的、令人心里感到踏实的秸秆的香气。

这里是“稻香小镇”,实在名副其实。建德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,土地资源有限,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特色农业,比如建德草莓就远近闻名。

如果说花香、稻香还只是建德表面的气息,那么其内里还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气:女儿香。

20世纪50年代,建德千鹤村的妇女打破传统旧俗,投入农业生产,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。毛主席为此写下长达512字的按语,首次明确提出“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”,使建德成为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思想的发源地。

新时代,建德充分挖掘千鹤村女史料,建成千鹤村女精神教育基地,成为浙江省首个